



頽濱先生詩集傳卷第一

周南

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夫文王

受命稱王則大妣固稱后妃而諸侯之妻固稱夫人  
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  
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  
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  
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  
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毛詩之敘  
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鵠巢騶  
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繫之召公然則  
二南皆出於先王其深淺厚薄二公無與而強以名  
之可乎

### 國風

孔子編詩列十五國先後之次二南之爲首正風也  
邶鄘衛王鄭齊魏唐之相次亡之先後也秦之列  
於八國之後後是八國而亡也陳之後秦將亡之國  
也檜曹之後陳已亡之國也幽之列於十四國之後  
非十四國之類也嘗試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  
後亡者詩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魏唐晉也  
諸侯之亡者莫先於晉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氏滅  
齊二十六年而韓魏趙滅晉齊之亡也先晉十年而  
齊詩先晉何也晉之失國自定公始自定公以來者



韓魏趙之晉也齊之失國自平公始自平公以來者  
田氏之齊也定公之立先平公三十年矣孔子自其  
失國之君而以為亡焉故諸侯之先亡者晉其次齊  
也鄭之亡也當安王之子烈王之元年則齊晉之亡  
也又矣周之亡也盡於烈王之曾孫王赧之五十九  
年則鄭之亡也亦久矣衛之亡也當秦始皇帝之二  
十七年則周之亡也亦久矣後亡者常先秦最後亡  
而列於八國之後以為非特後之而又兼八國而有  
之也春秋書諸侯之會王之大夫必列於上王之世  
子必列於後秦之所以後於八國者猶王世子之後

諸侯也蓋以為異焉耳陳之亡也當周敬王之四十  
一年孔子卒之歲而陳亡然則孔子之編詩也陳將  
亡矣知其將亡而不以列於未亡之國蓋以亡國視  
焉此陳之所以後秦也檜之亡也當周幽王之世鄭  
桓公滅之曹之亡也當周敬王之三十三年宋景公  
滅之檜先而曹後因其亡之先後而為之先後焉以  
為已亡矣無所事先而知其後亡也此檜之所以後  
陳而曹之所以後檜也嗚呼數十百年之間國之存  
亡孔子預知之讀其詩聽其聲觀其國之厚簿三者  
具而以斷焉是故可以先焉而無疑也良醫之視人



也察其脉而知其人之終身疾痛壽夭之數其不知者以爲妄言也其知者以爲猶視其面顏也夫國之有詩猶人之有脉也其長短緩急之候於是焉在矣邶鄘者衛之所滅也魏者晉之所滅檜者鄭之所滅也檜詩不爲鄭而邶鄘爲衛魏爲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旣滅其詩之所爲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鄘魏於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衛晉而其風不同故邶鄘魏不可沒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爲衛矣何也敘以衛也而魏詩不爲晉何也敘不以晉也雖不以晉亦不以魏然則是不舉其國耳凡敘之不舉其國者文

之所不及也以其不及而廢其爲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三章而三稱晉官焉非晉而何季子觀樂於魯至於歌魏曰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夫亡國之詩而季子言之若此乎蓋以爲晉矣非亡國之詩也至於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豳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蓋以爲豳耳非豳人之詩也非豳人之詩而言豳之風故繫之豳雖繫之豳而非豳人之詩故不列於諸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者也以其特異而別之亦理之當然也季子之觀樂也旣歌齊而繼之以

幽秦魏唐何也曰孔子之未編詩也太師次之以幽  
爲秦之有也而繫之秦以秦晉之強相若也而不能  
決其長短意天下之諸侯將歸於此二國至孔子而  
後定蓋非太師之所能知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

孔子之敘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  
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  
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夫唯不詳故學者  
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敘何其詳之甚也世傳

以爲出於子夏予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  
稱之故後世之爲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爲之其  
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歟然其誠出於孔氏  
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  
者六焉詩之敘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  
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  
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  
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  
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敘善得風雅之  
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敘子



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爲此孔氏之舊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鳥之摯者也物之摯者不淫水中可居者曰洲在河之洲言未用也逑匹也言女子在家有和德而無淫僻之行可以配君子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接余也左右助也流求也服事也后妃將取荇菜以共宗廟必有助而求之者是以寤寐不忘以求淑女將與共事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芼擇也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類此窈窕淑女不可得也苟其得之則將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鍾鼓琴瑟在堂鍾鼓在廷以此待之庶其肯從我也此求之至也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方葛之盛時黃鳥出於谷而集于木鳴喈喈矣詠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言其樂從事於此也覃延也萋萋茂盛貌也黃鳥搏黍也灌木藜木也喈喈和聲也或曰黃鳥之集于灌木猶婦女有嫁于君子之道也言女子在家習爲婦功旣成則可以適人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斃

莫莫成就貌也穫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斃厭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師女師也婦人謂嫁曰歸言其告教於師氏也則告之以適人之道矣薄亦辭也汗煩澣之也澣濯之也私燕服也衣禮服也此女師所以告之之言也害澣害否云者言常自絜清以事君子也常自絜清以事君子則可以歸寧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

婦人知勉其君子求賢以自助有其志可耳若夫求賢審官則君子之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不已之辭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也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而不盈焉則志不在卷耳也今將求賢寘之列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也虺隤病也姑且也將陟險而

馬病不求良馬以任之徒酌酒以自慰不以爲深憂也則終不免矣譬如爲國之難知小人之不足任而不求賢以自助亦無以濟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此章意不盡申殷勤也凡詩之重複類此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所以爲罰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瘠痛皆病也馬病而不知擇至於人又病也則無及矣亦吁嗟而已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下曲曰樛木以樛故葛藟得纍之而上后妃以逮  
下故衆妾得敘進於君子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  
憂患而能安履其福祿苟其不和雖有福祿而不能  
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大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蚣蝑也不茹而多子一生八十一子詵詵衆多  
也振振仁厚也言后妃子孫衆多如螽斯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羣飛聲也繩繩戒慎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蛰蛰兮

揖揖會聚也蛰蛰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天天少壯也灼灼盛也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此后妃之德所致也

桃之天天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蕢大貌也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始言其華中言其實終言其葉言其容德皆盛也

桃天三章章四句

兔耳后妃之化也

肅肅兔耳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敬也兔耳兔罟也丁丁椽杙聲也干盾也耳兔之人野之鄙人也野之鄙人禮之所不及也禮之所不及者其心無所不易人而無所不易則其於妻妾也無所復敬矣今婦人能以禮自將敬而不可慢故其夫雖耳兔之鄙人而猶知敬之夫人知敬其妻妾則無所不敬是以至於椽杙而猶肅肅也赳赳有力之貌也耳兔之人則赳赳之武夫也世未嘗患無武夫獨患其不知敬而不可近今武而知敬故可以爲公侯干城也桃天言后妃能使婦人不以色驕其夫

而兔置言其能使婦人以禮克君子之慢故桃夭曰  
致而兔置曰化夫致者可以直致而化者其功遠矣  
肅肅兔置施于中達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仇匹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丁丁人之所聞也中達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之所  
不及也非人之所聞見而猶肅肅則其敬也至矣

兔置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姙馬室家和平故婦人  
皆樂有子是以采之不厭也有藏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撝之  
掇拾也將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禡之  
結執衽也禡扱衽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曰泳方泂也思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潔之行不可犯以非禮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楚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尤翹翹者以言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也然猶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萋草之尤翹翹者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是時紂猶在上君子又役于外故婦人遵汝而伐薪勞苦而念其君子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斬而復生曰肄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魚勞則尾赤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周德雖廣而紂之虐如將焚焉民之被其害者如魚之勞於水也然而有文王以爲之父母可以無久病矣雖婦人而知文王之可歸此所謂道化行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仁獸也其於仁也非有意爲之其資之也天矣關雎之時人君與其后妃皆賢故其生子無不賢者夫

公子之賢非其身則爲之父母之所以資之者遠矣是以信厚振振而不自知猶麟之於仁也毛詩之敘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夫關雎之化行則公子信厚公子之信厚如麟之仁此所謂應矣未嘗言其時也捨麟之德而言其時過矣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定額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召南

國風

鵲巢夫人之德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鳩性拙不能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國君積行累功  
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鳩之託鵲巢非有  
德誰能安之毛詩之敘以鳩爲鵲鳩言夫人如鵲鳩  
之均一乃可以配焉說雖無害而鳩非鵲鳩也百兩  
百乘也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據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芣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公侯之夫人執芣采以助  
祭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公事也其在宗

廟之事則疎敬其遠歸則舒邊言各獲其宜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蟻也二者皆蝗類覯以禮遇也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婦人之於君子猶二物之相從其性然矣然其未見也常自憂不得見君子故每以禮自防至於既見而後心降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薺也陟南山而采蕨豈有不得者乎然而常憂不得也婦人之從君子亦豈有不見禮者乎然而常憂不見禮也憂不見禮而後乃見禮矣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山茶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



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蘋大萍也藻聚藻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此所謂教成之祭也記曰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奠於牖下何也戶牖之間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主人皆筵於廟中戶西西上右几以爲女子外成者也祭禮主婦設羹今使季女設焉所以成其婦禮也幼而習之既嫁而奉祭祀則終身行之此所謂能循法度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言美召伯江有汜言美滕何彼襮矣言美王姬魚麗言美萬物盛多皇矣言美周或言正詩不言美因各爲此五詩之說夫五詩言美則正詩未嘗不言美矣未嘗不言而爲不言之說此皆近世之浮說也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小貌也甘棠杜也萋草舍也召公巡行邦國重煩勞百姓蔽棠而舍國人思之而愛其棠不忍伐也召公之爲牧伯武王之世矣而詩稱召伯思者之辭

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憇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拜拔也說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速召也二南當文王與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故其稱曰行者未嘗不欲夙夜也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女子未嘗不欲從人也謂世之多強暴是以不可女子之所以自保如此然猶不免強暴之獄故其自辨曰謂雀之無角信矣今而穿屋則雀有角矣謂鼠之無牙信矣今而穿墉則鼠有牙矣謂強暴之無室家之道信矣今而召我以獄則疆暴亦有室家之道矣雖召我獄然而知其室家之道不足而終不之從者召公明於聽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毛詩之敘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夫君子之愛其人則樂道其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而已非言其德也言其德則過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素絲以英裘紵組絲以飭縫也皆婦人所爲寘功也委蛇自得之貌也言召南之大夫服其羔裘自公而退食於私家無所不自得也夫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

蛇而不可得也此所以爲鵲巢之功致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緘總皆縫飾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雷聲隱然在南山之陽耳然而不可得見召南之君子遠行從政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得如是雷也故

日何哉吾君子去此而從事於四方不敢安也既而  
知其義不得歸也則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言不可  
歸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違處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  
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

其謂之

標落也堅取也盛極則落者梅也女子之盛時猶是  
梅也方其七存也迨其吉而後嫁焉可也及其三也  
及今焉嫁之可也失今則過矣及其既盡頃筐而取  
之也謂之娶則嫁之矣七而擇其吉三而及其今盡  
而聽其謂此所以各及其時也凡詩每章有先後深  
淺之異如此詩及中谷有藿晉無衣之類固自有說  
若樛木蠡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其  
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微貌也三心也五噶也正月噶在東方三月心在  
東方命禮命也諸妾從夫人以次敘進御於君所猶  
小星之從心噶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云  
者妾自謂里賤不敢與夫人齒之辭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裯帳也猶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水決復入爲汜江則有汜嫡則有媵而之子之不我  
以何哉其後則必悔矣蓋不敢怨而俟其悔耳夫不  
敢怨者悔之道也故小星欲求衆妾之不敢齒我而  
不以貴賤臨之蓋使之得進御於君而妾不敢與我  
齒矣江有汜欲求嫡之悔過而不以怨言犯之蓋事  
之不失而嫡自悔矣此則善原人情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水岐成渚處止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孺歌以言其不怒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誘道也野有死麕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後  
今有女於此思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  
後可疾時不然也古者昏禮以歲之隙自冬及春皆  
其時也孫卿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檉小木也將取樸檉死鹿以爲用猶知以白茅純

束而取之况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厖也吠

脫脫舒遲也悅佩巾也厖狗也奔走失節則佩悅動  
非禮相凌則狗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三句

何彼襮矣美王姬也

漢儒之言詩者曰王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  
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近世學者又因此詩稱平王齊  
侯則遂以二南爲東周之詩無疑矣予讀儀禮觀其  
燕饗之樂風雅之正詩無不咸在蓋關雎鹿鳴之作



也久矣非復衰世之詩也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  
王歟譬如商人謂湯武王蓋亦當時一號也至於齊  
侯則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且周頌之言成  
康猶不得爲成康子孫之詩而此詩獨不得爲文王  
之詩哉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禮猶戎戎也唐棣移也王姬之美盛若是華也肅敬  
也雝和也人之見王姬之車者則相告曰曷不肅雝  
乎此王姬之車也人之見其車者猶知肅雝則王姬  
之敬也至矣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  
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魚之深釣而得之者由絲緡也王姬之貴娶而得之  
者由禮也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茁出也葭蘆也豝牝曰豝人君雖有恭儉之志而室  
家不聽則殆不行今召南之夫人能順其君子無所  
不敬雖葭之微於其生也而有不傷之意焉故能使

物無不蕃者於君之射也一發而虞人翼五豝以待之此蕃之至也然猶不敢盡取之一發而已故曰吁嗟乎騶虞騶虞仁獸言仁如騶虞也此所以爲鵲巢之應矣

彼茁者蓬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豕生三日曰豮

騶虞二章章三句

穎濱先生詩集傳卷第一

穎濱先生詩集傳卷第二

邶

國風

邶鄘衛本紂之畿內其地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克商以封紂子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及成王王幼三監與武庚叛周公伐而誅之患商人之思舊而好亂也於是改封微子於宋以奉商後而以其餘民封康叔於衛以邶鄘封他諸侯其後衛人并邶鄘而有之項公之世變風旣作而邶鄘衛皆自有詩各以其地名之名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毛詩之敘曰此衛頃公之詩也變風之作而至於漢其間遠矣儒者之傳詩客有不知其世者矣然猶欲必知焉故從而加之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意之踈矣是以獨載毛氏之說不敢傳疑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有仁人而不用譬猶以柏爲舟而不以載使與衆物皆汎於流而已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入也逢迎也鑿之於人美惡無所不受惟擇其可而後受故雖兄弟而有不據也愬不仁必於仁人今愬之於不仁此愬所以爲迎其怒也蓋朝無善人矣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我心之堅平過於石席也棣棣富而閒習也選擇也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爲斯踴踴涼涼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此所謂

不可轉與不可卷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閔病也辟拊心也標舉手貌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月當微耳日則否豈有日月更代而微者歟君子與小人常迭相勝然而小人而不得其志者常也君子而不遂如日而微耳是以憂之不去於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也憂患既深思奮飛以避之而不能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間色黃正色以綠爲衣而黃爲裏言妾上僭而夫人失位也莊姜齊女美而無子莊公之嬖人生子州吁母嬖而州吁驕故云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訖過也治絲而綠之者汝也綠非所以爲衣既已綠之而又以爲衣則此我之所訖也古之人爲是上下



之分所以使人無所說耳

緜兮絺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以綠為衣或者不知其不可也若夫緜絺之薄而以禦風其弊立見矣譬如小人而重任之涉患難而後知其不可也古之人所以為是君子小人之辨者誠得我心之所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完莊姜以為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於是大歸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也春則來秋則去知有所避也燕將飛而差池其羽猶戴嬀之將別而不忍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將送也頡頡左右顧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陳在衛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戴媯字也任大也塞實也淵深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莊姜賢妃也莊公惑於嬖妾而不禮焉及完立而不能終故其自傷曰君夫人日月也奈何捨我而逝不

復其故處乎雖然捨我而能有所定尚可也苟爲無定何用不顧我哉石碣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亂莊公不從故及於禍此胡能有定之謂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始月盛皆出於東方俾也可忘徒使我可忘之而已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述

畜養也呼父母而訴所怨也述循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詭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之風也風靈噎雷皆以喻州吁之昏暴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州吁往來皆不可常莊姜雖思之無益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曠陰也古有又通嚏或作寤寤也寤而思之則不寐

願往從之則若有矚制而止之者言不欲往耳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懷安也安於其所不欲往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漕衛邑也南行伐鄭也莊公之世鄭人伐衛州吁既

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宋公子馮在焉鄭人將納

之故使告於宋與陳蔡共伐之是時民有為土功於

國者有城漕者我獨南行伐鄭去國遠役為最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者公孫文仲伐鄭之帥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民將征行與其室家訣別曰是行也將於何居處於  
何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求之於林之下蓋預爲  
敗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勤苦也成說屢數之也然猶庶幾獲免於死亡  
故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闊遠也洵信也不務活其民而貪遠略故曰于嗟闊  
兮不我活兮告之以誠言而不吾用故曰于嗟洵兮  
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子欲  
止之而不忍言也故深自責而已凱風南風也棘難  
長之木也風之吹棘心而至於天天也勞矣母之於  
子其勞如是風也而不能使留焉則子之過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薪言其成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地其下有寒泉泉在浚下而浚蒙其澤我曾此  
泉之不若也

覯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覯睨好貌也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  
吾母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

毛詩之敘曰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夫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雄雉之勇於  
鬪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爲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是矣以爲并刺其淫亂怨曠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勇於鬪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不顧也宣公之時  
大夫久於征役以公爲猶雉耳故自咎其懷於衛曰  
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思得信厚之君以事之而不可得故勞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征役既久思歸而不得之辭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害也宣公好富而多求國人苦之故告其君子曰  
吾不知孰爲德行苟不伎害不貪求斯可矣何用之  
不善哉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傳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恃苦匏而涉深

濟未有不溺者也而況於無匏乎有人焉曰深則吾  
厲淺則吾揭無不渡也則亦不畏不義不忌非禮之  
人也宣公烝於夷姜而納伋之妻昏亂甚矣故云

有彌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鷺雉聲也軌軌前也飛曰雄雌走曰牝牡有彌濟盈  
而視之以不濡軌有鷺雉鳴而反求其牡衆之所謂  
不可而不顧之辭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雝雝鴈之和聲也納采用鴈旭日始旦大昕之時也  
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冰之未泮昏姻之時



也宣公淫昏而國人化之故此章爲陳昏禮之正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卬我也人皆輕涉而操舟者獨招招然不肖從言衛  
人相率爲亂而其君子猶待禮而後行不得其偶不  
行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谷風東風也風行於陰雨而不廢其和夫婦黽勉同

心憂樂共之而何怒之有葑須也菲芴也人不以其  
下之不善而棄其上之可食譬如婦人德音不違而  
足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門內也荼苦菜也行道而有所違者其行遲遲而  
不忍去今君子之棄我會不如是行道之人也其送  
我止於畿而已故其心苦之而不知荼之苦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湜湜水見底也沚小渚也屑潔也涇水入渭渭清而

涇濁涇以渭故人謂之濁耳然其泚湜湜然上下如一婦人自言脩潔如此奈何以新昏之故而遂不吾潔也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卹我後

梁笱皆所設以取魚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之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將輕用之我雖見棄猶憂其後之不繼也故告而止之既而曰我躬且不容何暇卹我後哉知告之無益之辭也閱容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甞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言其深淺有無無所避者民之有喪猶將匍匐救之况於事君子而有不盡乎

不我能畜反以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畜養也夫婦之親而至爲仇讎故雖平生之德義皆鬻而不售育生也鞠窮也昔者生於恐懼鞠窮之中及爾顛覆而不顧今亦既生育矣而比予于毒毒者人之所棄惡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潰既



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旨美也蓄聚也泐泐武也潰潰怒也詒遺也肄勞也  
暨息也蓄美菜者所以御冬月之無也今君子亦以  
我御窮而已及其富樂則不我以不念昔者由我而  
獲此安息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黎今黎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  
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試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納而不  
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於其微耳  
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  
衛不吾勤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而胡爲不自歸乎衛  
人非君之故之爲而胡爲久於其地乎中露泥中言  
其暴露而無覆藉之者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

衛侯爵時爲州伯故稱伯歟孔氏之敘詩也自爲一  
書故式微旄丘之敘相因之辭也而毛氏之敘旄丘

則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  
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其言與前相復非一  
人之辭明矣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前高曰旄丘誕闊也叔兮伯兮同姓之國也旄丘之  
葛其節雖甚濶也然而無以其濶節而謂患不相及  
苟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而相爲  
蔽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久而不救哉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夫豈無故而久處於衛哉以爲與衛同患勢之所當

救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蒙戎亂貌也久留於衛裘已弊矣非吾車不能渡河  
以告東方之諸侯也以爲東方諸侯無與我同患者  
耳是以止於衛而不去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  
土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與衛共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瑣小也尾末也流離梟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  
虐始於黎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  
子不知其將爲已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衰衰然如或



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

毛詩之敘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夫此詩言賢者不見用而思愬之天子故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知周之不足愬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毛詩既以西方美人爲周而又以彼美人爲衛之賢者曰所謂西方之人者言其宜在王室也可乎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公庭萬舞

簡擇也萬舞干舞也方且萬舞而勤於擇人言其盡心於舞而不知其他也日中而舞未止言無度也在前上處居舞者之前列也俣俣壯大貌也俣俣之碩人非所宜舞於中庭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組織組也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馳於下如織組也言有力而善御者可以禦侮矣而使之執籥秉翟赫如渥赭卿大夫之容也而錫之以一爵記曰祭有昇輝胞翟闔寺者惠下

之道也惠不過一散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栗屬苓大苦也山則宜有榛也隰則宜有苓也傷碩人之不當其處也賢者仕於諸侯而不得志則思愬之天子西方周之所在也周衰而天子不能正諸侯雖復知其賢亦將無如之何矣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言其不能及遠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

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桓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國之女思衛而作詩其爲衛音也固宜猶莊烏之病而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

愆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愆流貌也淇衛水也變好貌也泉水出於他國而流于淇女子嫁于異國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是以思



衛之諸姬將見而與之謀也夫思歸情之所當然也  
不歸法之不得已也聖人不以不得已之法而廢其  
當然之情故閔而錄之也

出宿于涉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始有事於道者祖而舍鞍因飲酒於其側曰餞禮畢  
遂行宿於近郊涉禰所由適衛之道也書曰導沈水  
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春秋傳衛及狄戰敗于滎  
澤故濟水及衛衛女思歸而不獲故言其所由以歸  
之道以致其思之至也既言其所由以歸之道則又

言其可以歸之義曰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其宗故  
禮緣人情使得歸寧因以問其姑姊今曷為不得哉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邁臻于衛不  
瑕有害

于言亦所由適衛之地也脂脂車也牽設牽也還車  
還施其車而試之也邁疾也害何也言其至衛非有  
瑕疵也而曷為不許哉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  
寫我憂

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蓋以自況也須漕皆衛邑也

知其不可是以出遊以寫其憂而已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君子仕於亂世如出自北門背明而向陰也仕而不見用者君也而歸之天知命者之辭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適之也埤厚也天子之政令旣以適我國之政事復

并以厚益我已事而反則其處者爭求其瑕疵而譴謫之言勞而不免於罪也謂之室人者在內而不事事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敦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旣亟只且



邪讀如徐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故其民苦之而相告曰苟有惠而好我者與汝攜手同行而從之昔之虛徐者今亦金爲急刻之行矣尚曷爲不行哉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喑疾貌霏甚貌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未有赤而非狐黑而非烏者言其君臣爲惡如一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女刺時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衛君內無賢妃之助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既有美色又能待我以禮者而進之於君思而不可得是以踟蹰而求之城隅言高而不可逾也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以記過失且以次敘羣妾之進御者煒赤貌也樂其有法而後說其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補遺先生詩集傳 卷一  
牧田官也。萋茅之始生者，蓋言宮中無復斯人矣。故願得幽閒處子而進之君也。苟有以是女進者，吾非此女之美，乃美其人之遺我者耳。蓋求之至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遽條不鮮。

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疾之，而難言之，故識其臺之所在而已。燕婉，謂伋也。遽條，不能俯者，天下之惡疾，所以深惡宣公也。泚，鮮明貌也。燕安也。婉順也。鮮善也。

新臺有泗河水，浼浼燕婉之求，遽條不殄。

泗高峻也。殄絕也。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將適世子而得宣公，猶網魚而得鴻，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使之於齊，使盜先待於莘，壽以告，伋曰：君命也不可。



宋濂先生詩集傳卷一  
十九  
以去壽竊其節而先往盜殺之及至曰乃我也又殺  
之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  
見其景欲往救之而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憂而  
不知所定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若避害而去於義非有瑕疵也而曷爲不去  
哉夫宣公將害伋伋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而壽之  
死獨何哉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君子以爲非義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頽濱先生詩集傳卷第二





